



时光

穿越盘龙古道

郝彩丽

在帕米尔高原云雾深处，昆仑山脉巍峨腹地，横卧着一条连接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与瓦恰乡的神奇天路——盘龙古道，又称瓦恰公路。它全长约36公里，盘踞于落差4000米的雪山峡谷间，639个S形弯道紧密相连，多个弯道超180度甚至达270度，灰黑色柏油路面紧贴山脊蜿蜒盘旋，从高处俯瞰，如巨龙盘踞、似年轮环绕，亦如神祇手绘的符咒，“盘龙”之名，当之无愧。

初见盘龙古道，便被它的险峻磅礴震撼到失语。画面里，黑色长龙般的道路缠绕黄土山体，与澄澈蓝天、皑皑雪山交相辉映，雄浑壮阔与诗意秀丽在此交织，是浑然天成的绝美画卷；车轮碾过之处，一侧是悬崖峭壁的雄奇，一侧是肾上腺素飙升的震撼，180度发夹弯连环相扣，“九曲十八弯”的磅礴气势扑面而来。极目远眺，群山连绵、峡谷深邃，沙漠与雪山交织共生，草甸与盐湖相映成趣，云雾缭绕时添几分缥缈神秘，阳光洒落间，慕士塔格峰雪顶银光流转，圣洁巍峨，让每一位驻足者皆屏息凝神，在这份极致壮阔里，语言早已显得苍白多余。

这条震撼人心的天路，藏着岁月的印记，更藏着破局的力量。它曾是高原牧民的便道、古丝绸之路(塔莎古道)的重要一脉，据说玄奘法师等古代行者皆曾途经于此，是商队往来的咽喉要道；后来为打破2747名村民与世隔绝的困境，让高原锚定通往外界的希望，建设者们遇水架桥、逢山开路，以无畏勇气与超凡智慧凿山拓路，将天堑化为通途，2019年铺油通车后，这里不仅成了连接塔县与外界的核心交通线，更成了高原脱贫致富的命脉线，每一道弯道，都镌刻着坚韧不拔的盘龙精神。

如今的盘龙古道，早已不止是一条交通要道，更是自驾与摄影爱好者的热门打卡地，是“一带一路”战略下边疆交通发展的生动缩影，是大自然鬼斧神工与人类智慧的双重结晶。观

景台旁，“今日走过所有的弯路，从此人生尽是坦途”的标语，鼓舞着无数旅人，众人纷纷驻足留影，将这句话当作前行的护身符。可站在海拔4000米的罡风里，迎着经幡猎猎的声响，凝视那些静默的弯道，却忽然彻悟：真正的坦途，从不是走完弯路后的馈赠，而是认清弯路本就是人生常态后的从容。

车轮盘旋向前，一弯复一弯，方向盘的每一次转动，都像是在拆解人生的一个个心结。车上的人渐渐沉寂，在帕米尔高原的磅礴壮阔里，在慕士塔格峰无言的凝视里，慢慢读懂盘龙古道藏纳的人生哲思。穿越古道，恰似历经人生起落，那些曲折坎坷，从不是前行的桎梏，而是成长的伏笔；就像岩石缝里破土而出的坚韧，越是艰险绝境，越能彰显铮铮风骨。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纵有落叶飘零的怅惘，有雪地独行的孤寂，只要步履不停，所有迂回都是为了站上更高处的风景，所有荒芜的尽头，都藏着不期而遇的温柔。

下山的路依旧曲折，心底却早已悄然松动。不再执着于数清弯道的数量，不再期盼终点的坦途，而是学会安住当下，与每一道弯路从容相处。抵达平地回头望去，盘龙古道已成身后壮阔背景，它从未承诺过一帆风顺，却教会我们如何在曲折中坚守、在前行中沉淀。衣袋里不知何时落进的一粒帕米尔细沙，成了此行最好的馈赠，时刻警醒：所有坎坷，终会铺就坦荡前程；所有坚韧，皆能支撑我们奔赴远方。

而这份坚韧，早已融入边疆的血脉，刻进中华民族的脊梁。新疆人民驻守边陲，守护着祖国5700公里的绵长边界线，他们如高原上的“精神松”，以岁月磨不灭的铮铮风骨、风雨压不弯的坚定信念，扎根一方、坚守一方。恰如盘龙古道的蜕变，恰如“一带一路”的伟大实践，皆以天堑变通途的魄力，串联祖国与世界，盘活经济脉络，守护万家幸福，这便是盘龙精神最生动的延续，亦是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精神最有力的见证。

芒种的两种性格

谢正义

芒种，忙种，忙收忙种。

北方田里，麦子黄透了，风一吹，金灿灿的浪头涌到天际；南方水田里，嫩绿的秧苗还等着入土。收和种，本不相干，偏偏在这个节气里撞个满怀。大地像个老把式，让收获与孕育同时开场。最忙的时刻，也是最饱满的时刻。

芒种其实有两种性格。一面是急。麦熟一响，蚕老一时，耽误不起，得抢。另一面是稳。插秧要赶时，但不能慌，手要准，行要直，急不得。一面是火。北方的干热风，吹得麦芒炸开，吹得人汗珠摔八瓣。另一面是水。南方的梅雨，淅淅沥沥没个完，却正好灌饱了稻田。一面是收，把沉甸甸的麦穗揽进怀里；一面是种，把轻飘飘的秧苗送入泥中。这一收一种，一急一稳，一火一水，恰好凑成了芒种的全部脾气。

《月令七十二候集解》说：“五月节，谓有芒之种谷可稼种矣。”稻、麦、黍、稷，这些带细芒的庄稼，正踩在骨节眼上。麦子熟了，晚稻赶着

插，半点耽误不起。古人还留意到三候：螳螂破壳，伯劳始啼，反舌无声。都在说同一件事：仲夏开始了，天地间的气息正闷头翻涌。

这时站在中国地图前，能觉出一股浩荡的力量，从南到北，呼呼奔涌。

长江流域入梅。雨丝密如织布，一下十天半月，空气能拧出水。江南梅雨，墙皮生霉点，衣裳勤晾晒，可稻田正好，秧苗绿得发亮。华南有“龙舟水”，暴雨倾盆，江河暴涨，正赶上水稻抽穗扬花。西南高原雨季初临，一天四季，阵雨与阳光轮流上场。

北方是另一副面孔。华北平原干热风刮得紧，麦子一天比一天黄。庄稼人又怕又盼，怕风太烈刮落麦粒，盼它催熟好抢收。这叫“抢天时”，人和老天掰手腕。西北绿洲昼夜温差大，天山雪水奔涌而下，水渠边的人日夜蹲守。东北黑土地上，玉米大豆比赛似的往上蹿，温乎乎的雨一场接一场。

青藏高原也没闲着。冰雪消融，草场返青，牧人赶着牛羊向高处迁徙，这是一年一度的夏季转场。从烟雨江

南到干热朔风，从雪水奔涌到高原转场，芒种里的中国，像一场“水火并立”的大戏。水的性格柔和、滋养，火的性格暴烈、催熟，一柔一烈，一滋一催，正是芒种的两副面孔。

古人的诗句里，也浸透了芒种的滋味。陆游写“时雨及芒种，四野皆插秧。家家麦饭美，处处藜歌长”，一幅田园欢喜图。白居易写“田家少闲月，五月人倍忙”，目光却落在拾麦人身上。这些诗句，有对日光的记录，对土地感恩，更有对庄稼人辛劳的疼惜。往深里琢磨，芒种藏着中国人的活法。

时间上，芒种一误，一季就荒。该收不收，麦烂地里；该种不种，秋后两手空空。顺着天时走，不能懒，也急不得。“刚好”这门手艺，一辈辈传下来。

收与种在同一块地同时发生，结束与开端是同一件事。老的去，新的来了。你不是在告别过去，就是在奔赴未来，更多时候，这两件事缠在一起做。

芒种把“敬天惜土”刻进骨子，不

误农时、不夺寸地，这个古老的家当就这么传下来。老天爷的事说不准，但手上这摊土是说得准的，埋头干就是了。古人说“但问耕耘，莫问收获”，正是这个道理。

如今的芒种，城里人已觉不出滋味。我们顶多翻翻日历，在朋友圈发一句“芒种安康”，就算交差。可我总觉得，回头看看芒种，不只为念旧，日子也是一场耕种。有时低头收割，盘点走过的路，接住那份收成；有时昂头播种，朝前方埋下念想。最忙的日子，往往活得最满；最紧的步子，反倒藏着最稳的节奏。

芒种的两种性格，急与稳、火与水、收与种，其实也是我们每个人生活里常常要面对的两面。急的时候别乱，稳的时候别拖，该收就收，该种就种。

土地从不亏待实诚的手，日子也从不会亏待认真耕种的人。芒种到了，愿你我都在这一“忙”一“种”里，找准自己的步子，该收的收下，该种的种下。



盼望家书

王侠

延安的窑洞，冬暖夏凉，却暖不了那颗悬在千里之外的心。

那会儿，我们这些在延安插队的北京知青，把青春像种子一样撒在了这片广袤的黄土高原上。初来乍到，满脑子还是长安街的灯火、天安门两侧的红墙，转瞬间，眼前便是沟壑纵横的苍茫。延河的水在脚下流淌，流的是岁月，也是乡愁。人到了陕北，才真正懂得什么叫“山高路远”，什么叫“咫尺天涯”。

家书，便是那根系着风筝的线。延安离北京在地图上不过几寸的距离，现实中却是火车转汽车的漫长路程，颠簸数日才能抵达的漫漫长途。那时候穷啊，穷得叮当响，穷得口袋里比脸还干净。每月那点口粮钱，勉强糊口已是万幸，哪里还有余钱买车票回家？想家的时候，只能站在塬上，朝着东方望。望见的不是北京，是层层叠叠的山梁，是望不到头的黄土。于是，便只剩下一条路——写信。

等信的日子，是煎熬的。清晨，生产队的钟声一响，扛起锄头下了地，心里却像长了草。路过公社邮电所那条土路时，总要放慢脚步，伸长脖子往那扇小木窗里瞅。有没有我的？有没有我的？那扇窗，成了世界上最神秘的窗口。有时看见邮递员老张或老刘骑着那辆除了铃铛不响哪儿都响的自行车，后座上绑着鼓鼓囊囊的邮袋，心便“怦怦”地跳，像揣了一只兔子。可老张、老刘往住是风一样掠过，扬起一阵黄土，留下一片失望的目光。

没有信的日子，窑洞里格外安静。晚上躺在炕上，听窗外北风呼

啸，吹得窗纸“哗啦啦”响，像是有人在远处呼唤。那时候总爱唱《远方的大雁》，唱着唱着，声音就哑了，眼泪就下来了。歌里唱的是大雁南飞，可我们的“南”在哪里？是北京，是那条看不见的归途。歌声成了慰藉，也成了更深的伤口——每唱一遍，便提醒一遍：你在这里，家在那里，中间隔着千山万水。远飞的大雁，寄托着一信千钧！

半个月，一个月，若能收到一封家书，那便真是天大的喜事。信来的那一刻，整个世界都亮了。往往是在劳动的间隙，或是收工回来的路上，有人喊一声：“你的信！”那声音像是从天而降的福音。接过信，手是抖的，心是颤的。信封上那熟悉的字迹，是母亲的，还是父亲的？抑或兄弟姐妹的？不管是谁的，只要是来自北京，来自那个叫“家”的地方，便足以让眼眶发热。

不敢当众拆信。不是怕人看，是怕人看见自己的眼泪。常常是一个人躲到窑洞后面的土坡上，或是寻一块背风的石头坐下，才小心翼翼地撕开信封。那“嘶啦”一声轻响，像打开了一扇通往故乡的门。信纸上的字，有的工整，有的潦草，有的还带着泪痕晕开的墨渍。一字一句地读，生怕漏掉一个标点。母亲会说：“家里都好，勿念。”可那“勿念”二字后面，往往藏着千言万语。父亲会写：“天气凉了，记得添衣。”可那“添衣”二字，分明是他在灯下反复斟酌的牵挂。兄弟姐妹或许会提及胡同里的老槐树、院子里的石榴花，那些寻常景物，在信纸上却有了千斤的分量。

读完了，还要再读一遍。第二遍

读得更慢，仿佛要把每一个字都嚼碎了，咽进肚子里，让它们化作温暖，流遍全身。然后，把信按在胸口，闭上眼睛，听远处信天游若有若无地飘来。那一刻，心里的苦闷真的消失了。那些因为水土不服而生的委屈，因为劳动繁重而生的疲惫，因为前途未卜而生的焦虑，统统被这封信熨平了。七上八下的心，像是一块被狂风卷起的树叶，终于落回了地面，踏踏实实，稳稳当当。连那只“远方的大雁”，也暂时收起了翅膀，在心的某个角落安静地栖息了。

信，是要回的。回信的过程，是另一种幸福。趴在炕沿上，就着那盏昏黄的煤油灯，一笔一画地写。写什么？写延安的窑洞如何冬暖夏凉，写延河的流水如何清冽甘甜，写老乡们如何淳朴善良——当然，这些是拣好的说。那些挑水扭了腰的痛楚，那些吃糠咽菜的艰辛，那些想家想到彻夜难眠的夜晚，都悄悄藏了起来。不是不诚实，是不忍心。不能让千里之外的亲人，为这颗已经漂泊的心再添忧愁。于是，信纸上便开满了“善意的谎话”：“我在这里一切都好”“请父母大人放心”“兄弟姐妹勿念”。写完，自己先读一遍，觉得语气够轻快、够乐观了，才郑重地折好，装进信封，贴上那枚珍贵的邮票。

邮票是八分钱还是十分钱？忘了。只记得为了攒那几分钱，有时要省下一顿零钱，或是把牙膏皮攒起来换零钱。邮票贴在信封右上角，像一枚小小的船票，承载着沉甸甸的思念，驶向远方的港湾。投进邮筒的那一刻，心里又空了，又满了——空了，



是因为把话说完了；满了，是因为知道，不久之后，又会有一封信，从那个方向，朝自己飞来。

岁月如延河水，一去不复返。后来，我们陆续离开了延安。有的被招工，有的回了北京，有的去了别的地方。窑洞还在，邮电所的那扇小木窗或许还在，只是老张、老刘的自行车，大概早已锈成了废铁。每当想起那段日子，想起那些在黄土高原上等待家书的时光，心里依然会涌起一股温热。

那时候普遍没有电话，没有微信，没有视频通话。人与人之间的牵挂，全靠一纸墨香传递。也正因此，那份等待才格外漫长，那份收到才格外珍贵，那份思念才格外深沉。“家书抵万金”，杜甫在一千多年前写下的诗句，我们在延安的窑洞里，用青春和眼泪，重新读懂了它的分量。

如今，瞬息万变，手指在屏幕上轻点，便能与万里之外的人实时相见。快捷了，便利了，可那份“盼”的心情，那份“等”的煎熬，那份“读”的珍重，却似乎淡了。偶尔翻出当年珍藏的家书，纸已泛黄，字迹已有些模糊，可墨香犹在，温度犹存。那里面，锁着一个时代的记忆，锁着一群年轻人的乡愁，锁着一种在今天看来近乎奢侈的、慢节奏的深情。

我在延安整整待了十二年，年年月月，岁岁年年，那只“远方的大雁”，都是它不停地飞过千山万水，随着那封信，家书却永远留在或飞翔在那个叫“青春”的地方，留在了那些古董似的家书的字里行间，留在了我们这一代人，尤其是在延安插队的北京知青最柔软的记忆深处。



黄土风情

陕北民歌注(节选)

史小溪

墙头上跑马还嫌低

墙头上那跑马还嫌低，
面对面说话我还想你。
大河里的流水天上的云，
什么人留下个人想人？
……………

歌词只有两节四句。精湛简洁，言简意赅。纯洁神圣的爱，苍茫博大的感情，就像是唐诗五言绝句，七言绝句。它就是陕北信天游中的“绝句”！

自由自在的信天游，演变出了长长短短好多种唱词，但最温暖的依然是这两句。

首先是艺术的形象感、诗意的感受，由高墙奔马的惬意，比兴“面对面说话我还想你”。由大河流、天上彩云，发出独有性灵的轻声盘问：“什么人留下个人想人？”触景生情，景和情，肯定情是主导的一面；境和意，意境深远，无疑意是引领的一面。

艺术的评价鉴赏，从来就不是看它的长短。短而有艺术精神，有价值，人们就赏识。

法国杰出的作家司汤达以他的长篇巨著《红与黑》的深刻广阔而征服读者；梅里美以《卡门》《高龙巴》几个中短篇小说的独特、精致而脍炙人口。我国魏晋南北朝北方少数民族敕勒族的《敕勒歌》：“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就这么短短几句歌谣，1700年来为人称道。

上河里的鸭子下河里的鹅

上河里的鸭子吻下河里的鹅，
一对对那毛眼眼哥哥^①，
煮了那个钱钱吻下了些米^②，
大路上接来睽一睽你^③。
……………

这首陕北民歌共6段，两句一押韵，具有鲜明的信天游风格和浓郁的陕北地域气息，是陕北信天游中最典型的一种山歌形式。

烘云托月，情声并茂。“上河里的鸭子下河里的鹅，一对对毛眼眼哥哥”，上一句起兴、意象，下一句抒情。“双扇扇的门来单扇扇的开，叫一声哥哥你快回来”，既是民间口头传唱习惯，也是强烈的心声表白。方言土语表达得贴切自然，如“钱钱”“毛眼眼”“睽一睽”……

在一条河流中看到了一个生命形象！水者，先天一炁，清气飘然，能养万物，可方可圆。

爱是什么呢？爱是一个奇妙的斯芬克斯之谜。这首民歌通过对最寻常的乡野小河边自然景物的画面描写，喻景抒情，表白初恋女子对心爱的“哥哥”的期盼之情，对爱情的自由热切追求。一个淳朴的女子，对远去情人的深沉思念，急切祈盼，像扇面画幅，咫尺千里，烟波云海，天地开阔。情感温馨甜蜜，淳朴而真挚，浓烈而不矫饰，她把自己纯洁的灵魂袒示给这个世界。

此歌曲在根据作家路遥的小说改编的电影《人生》中，曾作为主题曲，使它焕发出巨大的生机和活力。纯美无瑕的曲调昭示着高加林、刘巧珍一对农村年轻人的爱情和命运沉浮，也感染了无数青年人，对他们产生深远影响。

①以田园宁静质朴，水上漂浮的鸭子、鹅闪动的毛眼眼比喻，贴切自然。“春江水暖鸭先知”，热恋女子一次次偷偷地瞭望，一次次心神不宁、情意绵绵，偷偷地照哥哥的形象跃然而出。

②陕北山坡梁渠适宜种植杂粮作物黑豆、黄豆、豌豆等豆类农作物，其耐旱耐寒、产量高，营养丰富，含高蛋白、高纤维等多种成分。农人将豆粒浸泡少许，在碾子上挤压成酷似“金钱”的圆片形状，与小米等一起熬煮成稀粥，名曰钱钱饭。

死死活活相跟上

青背山羊^①上树吃树梢，
跋上奴性命和你交。
荞面烙饸羊腥汤^②，
死死活活相跟上。
……………

全歌词七段，第一段开宗明义就是“水地萝卜旱地瓜，因为交朋友挨过打”，是诠释爱交朋友的曲子。“荞面烙饸羊腥汤，死死活活相跟上”是她执着的信念；“鸡蛋壳点灯半炕炕明，浇酒盅盅下米不嫌你穷”，是她美好的品质、爱情观。这首信天游中这些妇孺皆知的名句，也是这首歌曲最感动人、最具魅力的词语。陕北自古生存环境险恶，旱灾频繁，人们生活贫困苦累，但即使鸡蛋壳麻油点灯、烧酒盅量米度日，也不会嫌你窘迫。华夏民族“糟糠之妻”的甘甘共苦传统美德关爱之情跃然纸上。

他们虽然穷苦，却灵魂高尚、清洌，把精神(爱情也是精神)的东西看得很高，也最理解生活的真谛。

人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水土孕育一方文化。严酷的自然状况，塑造了陕北人的精神风貌，也塑造了陕北民歌苍凉悲放与豪迈豁达的情感表达形式和鲜明的地域艺术特征。初步估计陕北民歌就有8000多种，其中反映爱情婚姻生活的占了百分之七八十。

全歌听完，意犹未尽！究其原因，就在它饱含着作者感情色彩和画面的——“意境”。《尚书·虞书·舜典》指出：“诗言志，歌咏言”，意思是诗歌用来表达人的志向，歌咏是通过拉长曲调声音传递情感色彩的。古人把意境与“意外之象”“弦外之音”“韵外之致”“言有尽而意无穷”等联系在一起。指出一旦心入于境，神会于物，意境就会“因心而得，率然而过”。这也正如清代文艺理论家刘熙载在《艺概·文概》一书中说的：“文之神妙，莫过于能飞！”这首信天游美就在它的境界有能飞起来的魔力。

①青背山羊：山羊的一种，黑白毛相间，看上去背部苍青。山羊能爬上倾斜度大、歪歪扭扭的树木。

②“荞面烙饸羊腥汤，死死活活相跟上。”这是陕北两首信天游名句，也是民谣、俚语。它是陕北的一种美食小吃，传统的做法是将热性的羊肉炖熟与寒性的荞面在一起食之。陕北荞面类特色小吃有“剃荞面”“荞面烙饸”“荞面烙饸”“荞面搅团”等。烙饸：gē tuō，烙，双音字，一种用手搓成卷状的食物；烙饸：(h é l e)，烙烙饸子，挤压出的长条状面食，都是陕北人夸赞的特色风味小吃。